

<<消逝的花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消逝的花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1068016

10位ISBN编号：7101068014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中华书局

作者：冯骥才 主编

页数：26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消逝的花样>>

前言

对进宝斋花样的兴趣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。

那时，我所从事的摹制古画的工作被视作“旧文化”而遭到制止，一度到一家工艺厂做美术设计。

那家工厂里都是60年代“公私合营”中兼并进来的各类手工作坊。

一些小作坊到了工厂里就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生产车间，其中位于南楼二层上的“剪纸车间”引起我的兴趣。

一间方方正正的小屋里，四五个人，多是中年妇女，围在一张桌案上操作。

我们通常说的剪纸并不是全用剪刀来剪，也使刀来刻。

这里的剪纸就是一种刻纸。

薄薄一叠纸固定在一个小蜡盘上，任由手中细长的尖头小刀转来转去，花儿、草儿、虫儿、人儿随即就神气活现被雕刻出来。

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，极具乡土味儿，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，很小的尺寸，清新灵透；尤其阳刻的线条，简洁又精细，婉转自如，充溢着流畅的美。

于是，这小小的剪纸车间常常吸引我伸头探脑地去看。

直到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曾经驰名于津门的进宝斋的花样(一称伊德元剪纸)。

然而，我在这工厂里只工作了几个月。

由于打球膝部受伤，继而又埋头写小说，便离开这家工厂，遂与美妙又神奇的伊德元剪纸分手作别，手里却没留下一张这种剪纸。

80年代，一位与我同样热爱津门民间艺术的挚友崔锦先生，送给我一本小书。

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夹在书页中的十几张剪纸。

崔锦郑重地告诉我：“这是进宝斋伊德元刻的。”

崔锦是书画鉴赏名家。

无论从他说话的口气里，还是在那些夹在书页中平整而发黄的剪纸上，都叫我感受到一种古老的文化气息。

一时，我还想去十多年前工作过的那个工厂，寻访一下当年进宝斋中出名的剪纸艺人伊德元，捕捉这_过往的民间艺术的踪影。

然而，我那时身在文坛热辣辣的漩涡里。

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。

我被数不清的文坛的事件包括我自己掀起的事件缠绕其中，以致拿不出一点时间去顾及这种剪纸了。

但伊氏手中种种剪刻的形象与图案，却如同小精灵般留在我的心里。

直到本世纪初，我投入民间文化的全面抢救，进宝斋剪纸才站到我的面前。

可是再去打听那个工厂的剪纸车间，却早已解散。

伊德元先生也早在1971年就辞世了。

待知此情，大有人亡歌息和人去楼空之感，尤其是那家工厂竟没有留存一件伊德元的剪纸。

历史有时有情，有时绝情，有时匆匆离去，不留下一点点可以让人依恋的凭借。

然而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什么是缘份？

就是在你苦苦寻找它时，它一定也苦苦寻找你。

”一天，一个年轻的朋友送我一包剪纸。

没想到居然是进宝斋的作品，竟有数百幅之多！

这位朋友是有心人，曾为收集进宝斋伊德元剪纸下过很大功夫。

不单各类花样一应俱全，有些称得上是伊氏的精品力作。

特别珍贵的是，还有一些进宝斋的艺人们当年的手稿画样，以及贴在绣片上尚未动手来绣的剪纸，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妇女绣花的工艺程序。

这些至少百年以上的藏品，有的旧黯发黄，有的历久弥新。

它们的出现，好像是伊氏不甘心消匿于历史而跑来求助于我们了。

伊德元剪纸源自天津东城内文庙附近一家不大的剪纸铺，店主王进福，店名叫“进宝斋花样铺”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顾名思义，“进宝斋”的剪纸主要不是那种时令风俗之物，虽亦有窗花、吊钱之类，但其强项是专门供给妇女衣装鞋履绣花的底样。

由于天津是大城市，市井社会强大，妇女对绣花的花样需求甚巨。

昔时的衣花，除去夹缬和蓝印之外，再没有其它印花手段。

所以人们从身上的衣装到日用的织物(如鞋帽、衣裙、巾带、手帕、肚兜，乃至枕顶、瓶口、鞭掖、扇套、腰串、荷包、门帘、轴水等)上边的花饰，全部依靠手绣。

千姿万态的花样就全依仗着剪纸艺人的不断翻新了。

伊德元，河北保定涞水人。

早年入进宝斋随师学艺，学成后兑下师傅的店铺，店名依然沿用进宝斋。

风格技艺上师承老店古风，也有个人的创造。

由于进宝斋的剪纸主要供绣花使用，所以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俗剪纸。

无论在材料、构图、结构、选材、造型还是刀法，都要适合于衣物的装饰与刺绣工艺。

首先是多用素白的宣纸，以便贴在有色的衣料上，只有用在浅色衣料的花样才用有色剪纸，这样易于分辨，便于刺绣；其次这种剪纸必须与绣品是1:1原大，所以尺寸很小，有的小如花生，但十分精致，当今看来，张张都是艺术品。

在题材上，除去象征多子多福的胖娃娃，很少有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，一般多是惹人喜爱的花鸟鱼虫和吉祥图案。

在构图上，讲究有姿有态，疏密有致，以求近看精美，远看明快，这也都是服饰的需要。

天津是大都市，服饰图案崇尚雅致，这种城市审美便是伊德元地域风格的成因。

伊德元本人天性灵巧，颇多情趣，他剪刻的形象清新灵透，意趣盈然，颇受市井大众尤其是妇女的喜爱。

在刀法上，为方便刺绣，从不使用各地剪纸常用的“锯齿”和“月牙”纹，而是自创一种十分细小的镂空的纹孔，用来刻画形象生动的细节。

伊德元还善于使用连结各部分的“阳线”，独出心裁地把这种功能性的线条，变成优美流畅、婉转自如的装饰性的曲线，使画面具有特殊的、生动的美感，绣在衣服上便分外优美和爽眼。

伊氏的剪纸具有天津这种大城市的气质，崇尚丰富又追求雅致，特色十分鲜明，市井中人亲切地称之为“伊德元剪纸”。

他的绣样还传入京城，对老北京扎花产生深远影响。

应该说，伊德元剪纸是我国剪纸遗产中一枝独特的花朵。

因之，我把它列入“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”的抢救项目之一。

经过中心研究人员长达半年时间努力地搜索、调查和挖掘，其现状却令人悲观。

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家庭化的妇女绣花已然消失，作为绣样的伊德元剪纸也随之消失。

虽然上世纪中叶，有人曾试图变其功能，将其绣样改为工艺品，但终因未有强劲的市场支持而很快走向衰亡；现今伊氏的后代中已无人传承其艺，没有传人的民间艺术自然就中断了。

更遗憾的是，伊德元的妹妹原是伊氏剪纸的最后一位艺人，但在此次调查前的两年也辞世而去。

倘若我们动手调查早两年，许多珍贵资料便可保存下来。

如今在书中一些文章提到的端午中秋的伊德元剪纸世间何处能见？

而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脆弱的，因人而在也因人而去。

一旦失去，顷刻间烟消云散，连口述史调查都没有对象了。

姚惜云先生所说的伊德元独有的刻纸刀法——筑，显然已经世无人知，化有为无。

由于社会转型太快，转瞬伊德元剪纸快要消失在地平线之下了。

多年来，我国出版的各类历史剪纸资料中，从来未见伊德元剪纸的踪影。

如果再不对它伸以援手，恐怕要从此绝迹于世了。

于是，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执意的打捞，即寻找有关伊德元的一切尚存的有价值的资料。

哪怕是文字性的只言片语，一帧旧照或三两页材料，全要收罗到手。

我们几乎是踏破铁鞋，把残存于世的零星的史证一点点聚敛起来。

于是，这宗几乎消失的宝贵的遗产便重新有模有样了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本书将所搜集到的进宝斋花样(伊德元剪纸)选精摘萃，分类编集，同时配以当时津城妇女旧影以及各类绣件的实物图片，将遗存的绣品与当年的剪纸花样相互对照起来，以呈现出历史的面貌，并使本书具有生动的历史感。

本书还辑录几篇史料性文章，都是“进宝斋时代”的亲身经历者的历史写实。

作者皆为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其资料价值十分珍贵与难得。

我们这项工作很像打捞一艘沉船。

不是救生，而是打捞。

救生是抢救生命，打捞则是打捞遗物。

但打捞也是一种抢救，是最后的抢救。

我们热爱前人留下的每一份遗产，我们的工作则是尽自己的全力去抢救、去打捞。

因为我们知道，为了历史就是为了未来。

是为序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内容概要

本书将所搜集到的进宝斋花样（伊德元剪纸）选精摘萃，分类编集，同时配以当时津城妇女旧影以及各类绣件的实物图片，将遗存的绣品与当年的剪纸花样相互对照起来，以呈现出历史的面貌，并使本书具有生动的历史感。

本书还辑录几篇史料性文章，都是“进宝斋时代”的亲身经历者的历史写实。作者皆为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其资料价值十分珍贵与难得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书籍目录

执意的打捞（代序）壹 忆进宝斋的花样贰 老城里的特种手工艺叁 图版 01 清末民初天津妇女的装束 02 清末民初天津妇女服装各绣花部位图示 03 绣品与绣样 04 工具 05 从剪纸到绣花的工序肆 追寻飞去的大鸟附录 津门剪纸旧闻后记

<<消逝的花样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壹 忆进宝斋的花样旧时妇女自幼多随母辈或姊妹行学女红针黹，间有心灵手巧者又捻针习刺绣，亦日绣花。

所谓刺绣者，不过日用之小品。

与江南顾绣、苏绣之工精大幅不可比拟。

所谓小品，诸如枕顶、手帕、汗巾、兜肚、荷包、扇套、瓶口（妇女用以盛钱之扁形硬质小囊，系之腰带）、靴掖（男用钱夹，从前置之于靴筒内，故名）、门帘轴水以及妇女幼儿之鞋帮、衣服领袖边缘等花花色色绣饰之物。

刺绣之花样，或出自心裁，或仿人粉本以粉墨描于料幅之上，然后配以五彩丝线作绣，更多则购肆上纸刻花样以为用。

当时有小贩自作坊趸来花样，盛于漆盒中，携之叫卖于里巷，妇女则购其所需。

天津旧时在东门内大街文庙牌坊下路南，开设有专事经营花样之铺店，店名“进宝斋花样铺”，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，具体年代不详，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即闻此铺开设历有年矣。

最初的创力、人也已说不清，只知道后来店铺兑给了伊德元。

伊是河北保定市涞水县人，早年跟师傅在进宝斋学徒。

他接手进宝斋后，带四五个徒弟苦心经营，直到1952年，进宝斋与天津工艺美术厂合并。

目前伊德元的徒弟张书奎仍在经营进宝斋刻纸。

该铺有门面及退身各一问，乃前店后坊之格局。

所售之花样皆自行刻制，工精细巧，品种繁多，且时有翻新，一般小贩望尘莫及。

进宝斋之花样，不特用之于绣花，更有点缀端午、新年之纸刻和节令饰物及嫁女陪送嫁妆中所用之纸刻衬托二种。

绣花花样以棉连纸为之，节令花样如窗花以宣纸染红为之，或有人物花鸟又多着色，吊钱与嫁妆衬纸则用红棉纸或梅红纸制之。

其剞劂之法，乃以纸约二二卜张为一叠，上铺花样，固定于蜡盘之上，以小刀依迹刻之。

进宝斋之精工刻线，有时纤细如发丝，尝见其彩色蝈蝈、萝卜等帘花，贴之窗上，阳光透过，红绿相映，跃然得趣，尤以马尾为虫首、为须角，更为生动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后记

经过多半年的调查、整理，资料收集与案头研究，终于编写成书。

其实这不是一册书或一本画集，而是一份文化遗产的备忘录。

应该强调的是，本来它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由于其艺中断，无人传承，连口述调查对象也找不到，现在只剩下物质性的遗存。

但如果没有此次整理，这些可见的历史遗迹也会荡然无存。

我中心王小明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付出很多辛苦与努力。

还要特别记录对这一遗产挖掘和整理工作做出贡献的人，有伊德元剪纸提供者董达峰先生，古代服装收藏家何志华先生，摄影家王晓岩先生。

此外，还有热心支持我中心这一调研工作的任秉鉴先生、王玉清先生和伊德元先生的孙女伊女士。

在此一并深致谢忱。

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这艘已经沉没的大船将永葬海底。

由于他们的支持，这条沉船便显示出曾经的光彩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编辑推荐

《消逝的花样:进宝斋伊德元剪纸》：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，极具乡土味儿，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，很小的尺寸，清新灵透；尤其阳刻的线条，简洁又精细，婉转自如，充溢着流畅的美。于是，这小小的剪纸车间常常吸引我伸头探脑地去看，直到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曾经驰名于津门的进宝斋的花样。

顾名思义，进宝斋的剪纸主要不是那种时令风俗之物，虽亦有窗花、吊钱之类，但其强项是专门供给妇女衣装鞋履绣花的底样。

由于天津是大城市，市井社会强大，妇女对绣花的花样需求甚巨。

昔时的衣花，除去夹额和蓝印之外，再没有其它印花手段。

所以人们从身上的衣装到日用的织物一如鞋帽、衣裙、巾带、手帕、肚兜，乃至枕顶、瓶口、鞭掖、扇套、腰串、荷包、门帘、轴水等一上边的花饰，全部依靠手绣。

千姿万态的花样就全依仗着剪纸艺人的不断翻新了。

<<消逝的花样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